補餘堂四書問答

補餘堂四書問答卷十一

婺源戴大昌斗源

在親民

問虞書百姓不親孟子言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則親民之義頗爲切當若康誥言作新民自指欲革商辛舊俗重在作字安用據此改親爲新乎王陽明謂仍當讀如字其說何如

答程子雖未區分經傳然將古本大學原文前後互易亦是以明明德新民止至善三者爲序次則因盤銘數節疊言新

字。遂謂此句親當作新。是其意也。竊按書金縢篇。今本作惟朕小子其新迎。蔡傳云新當作親。猶之大學新誤作親也。且引東山詩鄭箋。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以爲證。然蔡氏不知鄭所傳古文尚書。乃馬季長本。實係惟朕小子其親迎。惟鄭注則謂改先時之心。更自新以迎周公。是訓親爲新也。故惠氏九經古義引此條。謂古親與新同。據此可以無疑於新民之義矣

康誥

問朱子以康誥爲武王時作。本之胡五峯皇王大紀。以篇中

有朕其弟乃寡兄之語耳。蔡傳因之。然書序暨古注。皆謂周公以成王命作誥。孰爲是歟。又或解康爲國名。或謂謚號。宜何從

答 朱子蔡傳並以康誥爲武王作。第据朕弟寡兄之文。然考之事實。終未盡協。蓋必三監既叛。周公東征之後。始得以衛地封康叔。故繼以酒誥梓材。皆於不靖之民。三致意焉。若前此武王時。流言未起。邶鄘衛自屬祿父管蔡尹之。康叔烏得尹茲東土哉。故史記衛世家暨漢書地理志。皆謂周公既誅三監。以其地封康叔。春秋傳亦云。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

明德以藩屏周。封康叔以殷民七族。命以康誥而封於殷墟。誥之作於成王時信矣。其稱朕弟寡兄。乃周公假武王之命以作。能先儒已有解說。竊謂古人受爵於廟。彼時成王新蒞政。就廟中以祖父之命命之。於情事未始不合。又何疑於篇中屢言文王乎

鄭康成釋康爲謚號。然考史記衛世家。康叔卒。子康伯代立以子又蒙父謚。殊未必然。拔康爲畿內國名。孔傳及馬融王肅之說並同。閻百詩攈括地志。故康城在許州陽翟縣西北三十五里。陽翟今禹州。正周畿內之地。又蔡傳謂康叔得封。

不應在叔虞後可知康叔前已食邑於康後乃徙封衛猶召公食邑於召後更出封燕也

帝典附考

伏生今文尚書自曰若稽古帝堯直至末陟方乃死皆爲堯典迨東晉梅賾上僞孔傳始將愼徽五典節以下分爲舜典據陸德明釋文則謂梅賾取王肅注堯典從愼徽以下分爲舜典是又自王肅始分之也然其時猶闕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至齊建武中姚方興於大航頭得孔傳乃表上之事未施行隋開皇購遺典得之始以此二

十八字冠於慎徽節之首。爲今舜典。孔穎達正義本之。蔡傳亦然。但近時闕君百詩宗伏生今文。則謂本是堯典一篇而兼叙堯舜事。並無別有所謂舜典者。王西莊又謂應別有舜典篇。已經亡逸耳。惟趙氏耘菘則据孟子所引二十有八載放勳乃殂落數語。稱爲堯典。暨史記於堯本紀。則載至禪位後二十八年殂落始畢。而於舜紀所載卽位後咨岳命官。卽皆今舜典月正元日以後之事。因謂應分四海遏密八音以上爲堯典之文。而自月正元日舜格於文祖至陟方乃死。爲舜典之文。葢以慎徽賓門納麓以下

諸事、皆是堯在時試舜之事、若月正元日以下。乃堯崩而舜即位以後之事、故舜咨岳命官。至此始稱帝曰、其末敘舜三十徵庸、至陟方乃死作結、猶之敘堯二十有八載。至遏密八音作結也。至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移以冠於月正元日之上亦可耳、竊按趙君以今舜典四海遏密八音以上、俱為堯典疏証明確、固屬可從、惟中敘輯五瑞覲岳牧。班瑞於羣后。及四方巡狩、以為舜攝位時事、亦似未合。或此尚有錯簡乎

瑟兮僩兮者恂慄也

問　集注以僩爲武毅之貌。恂則從鄭氏讀作峻之訓。如何

答　僩字鄭氏無注。惟詩毛傳訓爲寬大。但說文云。僩武貌。又按僩通作撊。揚子方言猛也。又左傳今執事撊然授兵登陴。杜注撊然勁忿貌。今集注改寬大之訓爲武毅。正可補鄭注所未及　字書。恂字多作平聲。訓爲信實。集注則從鄭注讀作峻。而語類并引莊子木處則惴慄恂懼之文以證其切當。此可補孔疏所未及。且令此二句俱一意聯貫矣

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

問　古本大學此二句本接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

有也之後此下則次以所謂誠其意至君子必誠其意。又次以詩云瞻彼淇澳二節。又次以康誥曰克明德至止于信。又次以子曰聽訟至此謂知本句。其下則自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以直至末長國家節。此古本次序也。今朱子章句。則依程子將古本原文前後互易。復自區分經一章。傳十章。又補格物致知一傳。而移此謂知之至也爲其結語。其此謂知本句。直以爲衍文。則今本大學是也。至董氏槐葉氏夢鼎王氏栢。則又以朱子補傳爲未安。欲移經文知止而后有定至近道矣二節于聽訟吾猶人也之上。爲傳之第四章。以釋致

知格物而傳止于九章。謂大學原無闕文其說如何

答　考其移易源流先是明道先生移克明德至止于信于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節之前移聽訟節于節彼南山節之後至伊川程子乃定爲今本。然經與傳尚未區分而此謂知本二句猶莫知所屬迨朱子章句分經一章傳十章。又于誠意章前補格物致知一傳而以此謂知之至也爲結語朱子自云更考經文別爲序次者也若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以下則仍是古本舊文矣董氏槐等又欲移知止二節于聽訟節之上爲傳之四章改釋本末爲釋格物致知。謂大學原無闕

文方正學暨顧亭林俱以為可從是固然矣今按朱子分經一章謂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言葢無所本至謂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夫曾子之門人必首推子思矣故先儒多謂學庸二書皆子思之所作其言似非無據葢戴記載此二書本屬中庸在前大學在後因竊推子思當日其作中庸則于致中和節後特標仲尼曰為提頭其作大學則于誠意慎獨節後特標曾子曰為提頭一推其祖一推其師所以明所學之淵源也是以古本大學所謂誠其意者一章直接其本亂一節後其有曾子曰猶之有仲尼曰也其自

大學之道以至君子必愼其獨也。猶自天命之謂性以至萬物育也。首篇言自天子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蓋正心誠意致知格物。是一齊用力之事。皆所以修身也。惟自所謂修身在正其心以後。乃次第而推言之。亦所云修身以下。則舉此而措之耳。今若前後移易。而以所謂誠其意者數節。爲傳之六章。則于中間忽引曾子曰。爲無着落矣。且以大學之道至其本亂節別爲聖經。則中庸天命之謂性至致中和節。未始非中庸全書之綱領。不亦可別爲聖經乎。敢述鄙見如此

按周氏理東四書典故辨証載黃純齋虔謂古本與朱子之說初非有異乃著古本大學章句以大學之道至則近道矣爲第一章統言綱領也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至先致其知爲第二章分言條目也致知在格物至此謂知之至也爲第三章釋致知之義也所謂誠其意者至故君子必誠其意爲第四章釋誠意之義也詩云瞻彼淇澳至此以沒世不忘也爲第五章極言致知誠意之效以結上二章之意也康誥曰至皆自明也爲第六章釋明明德之義也湯之盤銘曰至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爲第七章

釋新民之義也詩云邦畿千里至止於信爲第八章。釋止於至善之義也子曰聽訟吾猶人也至此謂知本爲第九章言明明德爲新民之本。以結上三章之意也。正心修身以下四章。與今本同。附錄存參

楚書舅犯秦誓

問 楚書鄭注謂昭王時書。善人謂觀射父昭奚恤也舅犯。或謂狐偃與重耳之母大戎狐姬。同姓故耳。或謂狐偃與狐姬實同母兄弟也秦誓。據書序爲敗殽還歸而作。史記謂作于封殽尸而還之日。又夫子序書何故以秦誓終。願詳示之

答大全釋楚書節專主王孫圉白珩之對時文家多宗之然鄭注本兼王孫圉與昭奚恤二事而言但考昭奚恤乃楚宣王時人在昭王後百餘年且其事載于劉向新序所稱登壇而南面者有令尹子西大宗子敖葉公子高司馬子反此四人者並不與昭奚恤同時而子反則尤在前新序之書多不可信舊注固不當兼引之也故朱子但釋楚書爲楚語曰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亦并不實指白珩之對也

狐偃爲狐突之子按晉獻公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杜注大戎唐叔子孫別在戎狄者晉語鄭叔詹曰狐姬伯行

之子也實生重耳。又公使太子伐東山狐突御戎。韋昭注狐突。狐偃之父大戎伯行也。据此則狐偃與狐姬實同所出固重耳之舅氏矣。何義門讀書記謂狐姬非突之女。悞矣　趙氏耘菘謂子犯教重耳辭國。但當從檀弓在獻公初卒時。若史記據國語。謂在里克殺奚齊卓子之後。則重耳復何用辭國。竊按獻公之卒。與二子被弒。在僖九年秋冬之交。二事本相連。安可析言乎。

泰誓之作。胡文定從書序。金仁山從史記。近人多宗閻君四書釋地。謂當從書序敗殽郊次之日。不知閻君仍有後條則

据張守節正義謂仍當從史記爲是。刪書以秦誓終。邵康節郝京山輩皆謂夫子已知繼周有屬。此近于讖緯之說也按公羊云。何賢乎秦穆公。以爲能變也。胡文定云。春秋大悔過。嘉釋怨。王者之事。此聖人所以錄于書末。朱竹垞云。悔過一也。衛武賓之初筵列于雅。安在秦誓之不可列于書。余尤愛四書釋地所引秦誓之詞曰。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謂穆公悔過。岌岌乎恐死之將及也可爲窺秦穆之深矣。益民生在勤。人皆當日日三復此數語。凡志于學問。志于功業。即下而志于富貴。未有不由此一念而能有成者也

畜馬乘

問　此句何以見士初試爲大夫者

答　按此句孔疏云。書傳士飾車駢馬。詩四牡騑騑。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据此士駢馬者。二馬也。惟初試爲大夫。乃乘四馬。然則畜馬乘。乘字解作四字。猶發乘矢者四矢也有馬十乘者。四十匹也不然。則士豈不亦有車馬耶

百乘之家　閻百詩云。問大夫之富曰有宰。是則有采地矣。再命大夫皆然。今百乘之家。蓋大國之孤四命。卿三命者。乃一同百里。提封萬井。能出兵車百乘。當云采地之至

大者也。不當但云有采地者也

喜怒哀樂　二節

問講章皆以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爲指天命之本然。並未說到涵養功夫。祇如衆人亦有此未發時候。此則謂之中也發皆中節句。亦祇是空說這個景象。以發明和字耳。至下節致中和。方就君子戒懼愼獨上說其說然與

答人自雞鳴而起。此心卽孳孳有所爲。雖無事靜坐。亦必有所注念。惟果孳孳爲善者。當其靜時。卽爲戒懼之君子。方能涵養此心。其餘衆人。安得語于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乎。至

于發皆中節謂之和。尤非本平日之涵養。而臨幾又加省察。知明處當者不能。若常人既無未發之中。安得有此發皆中節之和乎。竊謂此節未發謂之中。是承上君子戒慎恐懼于不覩不聞。故能于未發時養其中。方可謂天下之大本也發皆中節謂之和。是承上君子慎獨。故能于已發時得其和。方可謂天下之達道也未節致中和。乃從此又推而極之。以至于中和之無不彌綸布濩。故能天地位而萬物育也其但謂之中謂之和者。猶所謂惟至誠爲能盡其性也其繼曰致中和者。猶所謂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也故未節

復就中和造到至極處言之非上但空說中和二字氣象而末節致字乃始就君子戒慎功夫言也今若以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句爲指天命之本然非由君子之戒懼而來將所云謂之中者殆猶釋氏之坐禪入定也猶彼言終日混沌如在母腹也是則王陽明之所以但云致良知也豈知聖學言致知而必在格物言致中而必兼致和哉今附錄朱子論中和數條俾學者毋泥于舊說也

問涵養工夫貫徹初終而未發之前祇須涵養纔發處便須用省察工夫至于涵養愈熟則省察愈精矣曰此說甚

善朱子答胡季隨

聖人動亦定靜亦定自其未感全是未發之中。自其感物全是中節之和。衆人有未發時。祇是不主靜。不曾知得。

問發而皆中節。是無時而不戒謹恐懼而然否。曰是他合下把捉方能發而中節。若信脚行去。如何會中節以上二條見語類

按文集遺書謂程子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爲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卽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

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性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性情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卽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復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卽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致知而不

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為此也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

程子云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有所謂在中之義者言喜怒哀樂之未發渾然在中未有箇偏倚過不及處其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體段也有所謂中之道者乃卽事卽物有箇恰好道理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其謂之中者則所以形道之實也答張敬夫

分別體用乃物理之固然非彼之私言也求之吾書雖無體用之云然其曰寂然而未發者固體之謂也其曰感通

而方發者固用之謂也且今之所謂一者其間固有動靜之殊則亦豈能無體用之分哉非曰純於善而無間斷則終晝度夜思無一息之暫停也彼其外物不接內欲不萌之際心體湛然萬里皆備是乃所以爲純於善而無間斷之本也今不察此顧獨詆老釋以寂然爲宗無乃自相矛盾邪大抵老釋說於靜而欲無天下之動是猶常寐不覺而棄有用於無用聖賢固弗爲也今說於動而欲無天下之靜是猶常行不止雖勞而不得息聖賢亦弗能也葢其失雖有彼此之殊其倚於一偏而非天下之正理則一而

已嗚呼學者能知一陰一陽一動一靜之可以相勝而不能相無又知靜者爲主而動者爲客焉則庶乎其不昧於道體而日用之間有以用其力耳 答徐彥章

正鵠

問鄭注畫布曰正棲皮曰鵠 正鳥名也卽題肩鵠小鳥卽鳱鵠皆鳥之捷黠者 葢謂大射則張皮侯而棲鵠賓射則張布侯而射正也朱子從之故曰皆侯之中射之的也然諸儒說多不同敢問何如

答按鄭分三項其言大射之侯有鵠無正卽周禮梓人職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是也賓射之侯有正無鵠卽梓人職

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是也又燕射則侯中畫爲獸形卽鄉射記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虎豹士布侯畫鹿豕皆丹質是也是謂三射之侯皆不同也迨考王肅則引爾雅云射張皮謂之侯侯中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也正中謂之槷槷方六寸也槷則質也說甚明宜從之見賓之初筵詩疏今按爾雅並無此文殊不可解則謂正在鵠之內似難爲據矣惟賈逵周禮注則謂四尺曰正正五重鵠居其內而方二尺以爲正正大于鵠是鵠在正內也賓之初筵疏亦引此賈說固與王肅異而亦與康成異金氏禮箋則非鄭而主賈謂

侯皆以鵠得名。大射之侯。棲皮爲鵠。鵠外以采畫之謂之正天子正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士再重。燕射之侯。天子諸侯亦棲皮爲鵠。大夫士則畫布爲鵠。鵠外謂之質。其司裘。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設其鵠。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射人。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侯以四耦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豻侯二正。凡此皆謂大射之侯也。梓人職。張獸侯則王以息燕。燕射之侯。尊卑皆張一侯。若鄉射之禮。所以習射上功皆張麋侯二正。與大射同。賓射之禮。以親故舊朋友。當張獸

侯與燕射同經記别無有所謂賓射之侯鄭君乃以梓人張五采之侯當之要知據鵠言之爲皮侯據正言之爲采侯其梓人職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不言棲鵠者蒙上皮侯省文耳賈馬以此五采與上卷以功爲一物見梓人疏姑並存以備考其侯制之大小按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是正鵠之大小取數於侯也又儀禮鄉射禮云中十尺侯道五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是侯之大小取數於道之弓也然則道五十弓之侯中廣一丈道七十弓之侯中廣丈四尺道九十弓之侯中廣丈八尺於是以參分其廣而鵠居一例

之侯中丈八尺者鵠方六尺侯中丈四尺者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侯中一丈者鵠方三尺三寸少半鄭司農言十尺曰侯弟以解道五十弓者非可概論也

射侯附考　周禮梓人爲侯廣與崇方而鵠居一焉上兩个與其身三下兩个半之上綱與下綱出舌尋縜寸焉注高廣等者謂侯中也如天子射禮以九爲節侯道九十弓弓二寸以爲侯中則天子侯中丈八尺鵠方六尺上个下个皆謂舌也身躬也九節之侯身三丈六尺上个七丈二尺下个五丈四尺皆言橫長之數戴東原云下兩个半之謂出于身者也九節之侯上个左右出各丈

八尺下个左右出各九尺綱所以繫侯于植者也上下皆出舌一尋八尺

縜籠綱者按說文縜持綱紐也大射禮云中離維綱鄭注維當為絹賈疏絹即縜也

道九十弓之侯圖

植　上綱　植

鵠

侯中用布九幅計方一丈八尺

下綱

道五十弓之侯圖

植　植

鵠

侯中用布五幅計方一丈

俱不及地尺二寸

問　國語祭法皆言舜禘黃帝祖顓頊考史記謂堯三世祖元囂與舜七世祖昌意顓頊之父俱黃帝之子據此舜因堯之五世從元孫也然歟

答　史記所載譜系俱原於大戴禮之說而鄭氏則不取爲鄭氏所據則依春秋命歷序謂炎帝傳八世黃帝傳十世少昊傳八世顓頊傳二十世帝嚳傳十世始至堯此與史記異也按舊說謂黃帝共二十五子其元妃西陵氏生元囂昌意龍苗其顓頊即昌意之孫而禹又顓頊之元孫其帝嚳即元囂之孫而帝摯堯稷契皆帝嚳之子也二妃方纍氏曰節生休及清休即帝鴻清之子爲少昊三妃彤魚氏生揮及夷彭四妃曰嫫母貌惡德充生蒼林禺陽又衆妻之子十六人共爲

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別為十二姓。曰祁曰己曰滕曰葴曰任曰荀曰嬉曰佶曰儇曰依曰姬（有二人）曰酉（亦二人）後有姓氏始此。又餘皆姓姬。而並無姚姓。舜固非其裔也。其相傳而帝天下者。惟次妃之子帝鴻（名休）。傳與少昊。又傳與元妃之曾孫顓頊。顓頊傳與帝嚳。嚳傳子帝摯及帝堯。據此則二帝三王。獨虞舜不出黃帝。考之劉耽所纂呂梁碑記。虞舜祖幕。幕生窮蟬。蟬生敬康。康生喬牛。牛生瞍。瞍生舜。此舜命禹治水過龍門而後有此碑也。故羅長源路史叙虞舜紀。謂幕能平聽協風以成樂物生。有虞氏報焉。又左氏云。有虞祖幕。風

俗通亦謂舜祖幕。與呂梁碑合。但無句望耳。孔晁則云。幕能修道。功不及祖。德不及宗。故每於歲之大烝而報祭之。惟賈逵韋昭以幕爲虞思。妄矣。又顓頊有子八凱。並無窮蟬之名。故舜祖窮蟬。本爲幕之子。而世本史記誤以窮蟬爲顓頊次子因以舜同出黃帝。禮傳遂有上古五世通婚之語。尤爲謬矣。是舜別姓姚。固非黃帝之後。或以祭法禘郊祖宗之故。疑舜非堯親。胡爲祖堯之祖而不自致其祖。不知舜之天下受於堯。自當祖堯之祖。文祖者堯之太祖也。且禘黃帝於圜丘。郊帝嚳於國之陽。皆非有虞在廟之主。若在廟之主。則有幕

與瞍焉書曰祖考來格是也故鄭康成云有虞氏尚德其禘郊祖宗之人配用有德而已皆非虞氏之親是亦顯言舜不出顓頊矣蘇軾亦云虞祖顓頊而宗堯皆因受天下於人必告所從受於人之祖宗均以舜非顓頊之裔宜以受天下於堯而故祖之者也金履祥云考之於書曰虞舜曰嬪于虞是虞者有國之稱也參之國語史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以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於百姓者也周弃能播殖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

爲王公侯伯夫以虞幕並契稷而言則幕爲有功始封之君虞爲有國之號而舜所自出以王天下者也又稷契亦非帝嚳之子詳後稷契一條

武王未受命

問　文王世子篇言武王年九十三而終夢齡之事果足信與

答　武王克商二年天下未寧而崩周公負斧扆制作之事皆公任之所謂成文武之德也然按泰誓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孔傳謂文王以虞芮質成爲受命元年至九年而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有三年若據孔說計

之武王自即位至克商二年而崩。共六載。其崩年爲九十三。則當即位之時。年已八十八。而文王年九十七而終。是文王僅長武王九歲耳。況復有伯邑考。豈文王未十歲而生子耶。故路史發揮極駁孔氏之說。而以竹書紀年言武王年五十四而崩者。爲得其實。且試夢齡之事。爲記禮者之妄也。竊謂夢齡之事固不足信。但据竹書紀年言武王年五十四。則其受命之年爲五十二。亦于末字未合。今据蔡傳以十有三年者。爲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則武王既克商二年而崩。計前後在位共十有五載。當初即位之年。距文王崩年九十七。其

時武王年七十三固可謂未受命而文王爲長子武王十五歲耳附此存㕘

蔡傳云十三年者武王即位之十三年也漢孔氏言虞芮質成爲文王受命改元之年凡九年而文王崩武王立二年而觀兵三年而伐紂合爲十有三年此皆謬解九年大統未集與夫觀政于商之語也古者人君即位則稱元年以計其在位之久近自後說春秋因以改元爲重歐陽氏曰果重事歟西伯初即位已改元年中間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

年并其居喪稱十一年及其滅商而得天下其事大于聽

訟遠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謂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

文王之元年者皆妄也歐陽氏之論極為詳著

補餘堂四書問答卷十二

婺源戴大昌斗源

上祀先公

問國語云十五王而文始平之史記亦言稷薨子不窋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凡四世自公劉而下則慶節皇僕差弗毀隃公非高圉亞圉祖紺亶父王季故稷至文王止十五世耳但稷與禹契同朝而禹至桀有十七主商自湯至紂又二十九主兩朝共歷四十六主實得千二百年而周豈止一十七世耶公劉與夏桀同時自后稷至公劉又豈止四世耶

先儒疑者多矣其說如何

答 漢書婁敬傳及路史皆云稷至公劉十餘世俱闕名楊慎謂呂梁碑載后稷生台璽台璽生叔均又數世始至不窋則不窋非后稷之子又自不窋傳季歷猶十有七世謂公非之後有辟方高圉之後有侯牟亞圉之後有雲都則又多此三公也是知國語十五王之說但推其賢而有聞者耳竊謂不窋失官竄於戎狄亦其後裔陵夷衰微以致此耳若稷始封于邰當舜在位五十載以及夏禹與啓皆聖賢之君安有稷之子遂至失官竄于戎狄而天子俱置者罔聞賞不酬勞雖

叔世亦宜無此事則以不窋爲稷之子。而自稷至公劉僅止四世固未確矣

追王句附考

按周家追王之說。自鄭康成信緯書。謂文王改元稱王。而孔穎達又據緯書。謂文王尊后稷以配天。追王大王王季。因以周公追王爲改葬以王禮。說甚不經。先儒固多駁正文王無稱王追王之事矣。但顧氏日知錄云。中庸言周公追王。大傳言武王牧之野。既事而退。遂追王大王王季文王。二說不同。今按武成言丁未祀於周廟而其告庶邦冢

君稱大王王季。金縢之册祝曰若爾三王。是武王時已追王大王王季。而中庸之言未爲得也。緜之詩上稱古公亶父。下稱文王。是古公未上尊號之先。文已稱王。而大傳之言亦未爲得也。周氏理爽解之曰顧氏以大傳疑中庸。又以緜詩疑大傳。意葢謂追王在武王時。追王文王。又在大王王季之前耳。然中庸言周公追王者。以禮制定自周公也。豈鑿定武王時未追王。至周公輔成王始追王哉。緜詩追敘。故其辭質而稱古公。更未可以爲未追王之據也。考逸周書。言一月甲子入殷。乙丑復於畢。二月辛亥告於天

宗上帝祀大王王季文王是追王在克商後一月與大傳之文相符合至此節止言追王大王王季而不及文王則陸農師嘗論之不言追王文王者因上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之意文王與焉故也非文王先已追王也竊謂周君所論甚核觀下言上祀先公亦豈武王時絕不上祀必待周公始以天子禮祀之乎

期之喪達乎　六句　王子有其母死者解附後

問集注謂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似以末二句爲但釋三年之喪達乎天子之義耳然歟

答按古禮。父在則子爲母齊衰杖期。十五月而禫是期服亦通于母喪也。父爲嫡子亦服斬衰三年。非謂三年必父母之喪也。故惟末二句。方專就父母之喪言。謂爲父皆斬衰三年。爲母。若父在則皆服期。父沒則皆齊衰三年。此則不以庶人而加重。不以天子而少降。故曰無貴賤一也。正須承上四句而別言之耳

又父母之喪由後世改重者有三。爲附考于左

按士虞記。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中月而禫。又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又三年問曰。至親以期斷。加隆焉使

倍之故再期也又喪服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也故古制三年之喪實祇再期出月而禫爲二十五月白虎通淮南子孔安國王肅等俱無異說惟考戴德喪服變除禮有云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鄭康成依而用之于是注士虞記中月而禫則云中猶閒也與大祥閒一月爲二十七月而禫自康成注禮之後至今沿之一也　母之喪古制父沒則爲母服三年父在則爲母齊衰杖期雜記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注云此父在爲母也與凡期服不同其爲母杖期者蓋以夫爲妻之服既除則子

爲母之服亦除。統于其父。家無二尊也。然子服雖除。而不飲酒食肉。不御內。未嘗不三年也。故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此先王制禮之意也。自唐高宗上元元年。天后上表請父在爲母服齊衰三年。從之。其後元宗時盧履冰力請仍依舊制。而中書令蕭嵩修五禮。復請用上元之禮。則父在爲母亦三年。起於唐武后。至今沿之。二也

又古制庶子爲其生母。考儀禮喪服。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縓緣。既葬除之。註云公子。諸侯之庶子也。諸侯之妾子。厭于父。爲母不得伸。故制此服。不奪其恩也。又云諸侯之

妾三月而葬。則既葬除之。是三月而除也。疏云士之妾子。父在為母期。大夫之妾子。父在為母大功。則諸侯之妾子。父在為母小功。是其差次也。下孟王子有其母死者。不得終喪。正緣古制厭于父耳。注謂厭于嫡母者非也。至若嫡子衆子。於父妾之有子者。士則服緦。大夫以上。為庶母無服。儀禮亦有明文。自明洪武七年。命宋濂等脩孝慈錄。立為定制。子為父母。庶子為其母。皆斬衰三年。嫡子衆子為其庶母。皆齊衰杖期。則此制又自明洪武始。至今沿之。三也。按古制惟父沒則庶子為其所生母亦齊衰三年耳

又按古制。婦為舅姑。齊衰服。傳云。齊衰五升布。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禫後門庭尚素。婦服青縑衣以

佚夫之終喪。至後唐始定三年之服。宋乾德三年。詔舅姑之喪。婦從其夫。齊斬三年。一依後唐之制。至今沿之

祭以士祭以大夫　按祭從生者。謂除服後吉祭。若喪中之祭。虞祔練祥。仍從死者之爵。此王制孔疏所引盧植之說甚確

設其裳衣

問　毛西河謂裳衣有二項。緣天子斂衣有百二十稱。大斂所遺。則司服授守祧藏之。及祭以上衣授尸。儀禮所云尸服卒者之上服是也。其餘則設之座上以爲魂衣。統謂之裳。其說然歟。又或謂祭之用尸。本夷蠻之俗。曾子問曰祭必有尸乎。

則固已疑之矣。杜佑謂古人質樸。華夷同俗。故有人殉死祭
立尸事。非所宜用。其說如何
答
按毛氏所據。乃所謂大喪共其奠衣服。斂衣奠無尸。故陳
座以為魂衣。至他時祭祀。則司服云共其衣服。守祧云各以
其服授尸。無魂衣設座之文。則所謂上服者。乃指上等禮服
耳。其非禮服。則不授尸　周法有男尸。無女尸。時文家混引
公劉鞞琫。文王卑服。后妃葛覃。亦屬不切
禮器言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周因於殷。尸亦坐。古者尸主
並用。自天子至於庶人。祭皆有之。故祭五祀皆有主。三祭而

後迎尸。坊記曰祭祀之有尸。宗廟之有主。示民之有事也。蓋聖人事死如生。事神如在。故祭則設其裳衣。授尸以爲神所憑依者。意至深遠。後世禮闕。茲事遂廢。而夷蠻之間容有存者。周隨夷蠻傳。言巴梁間每秋祀。則里之美鬚面者。送迎而尸祝之。此卽尸之遺意。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也。而論者反謂祭之用尸。本出夷俗。不亦舛乎

宗廟之禮　昭穆廟制

問　宗廟昭穆制度。晉孫毓曰。外爲都宮。太祖在北。左昭右穆。差次而南。而賈疏則謂太祖居中。昭穆之廟左右橫列。二說

不同。按朱子謂如賈疏。昭穆左右分去。列作一排。若天子七廟。恐太長濶。故中庸或問但主孫博士之說。斯可無疑矣。但廟制父昭子穆有定。若兄弟繼世。及諸父繼世者。其昭穆之分。向來說者不一。宜何從歟

答禮經但言其常。而禮之變則無可考。惟春秋躋僖公一事。三傳皆譏其失。國語則直謂宜異昭穆。諸家注疏皆謂閔雖弟。先爲君。僖雖兄嘗爲臣。臣不可以先君。猶子不可以先父。孔疏直云。設令兄弟四人皆立爲君。則祖父之廟。即已從毁。故朱子周九廟圖。末列懿王爲昭。孝王爲穆。夷懿王爲共王

之子。若孝王則共王之弟。名辟方 其繼懿王。乃以叔父繼兄子之統。亦直分昭穆矣。考之古注。惟范甯獨不以此說爲然。故先儒亦有以兄弟繼世。宜同昭穆者。今若以同昭穆爲是。則馬端臨有云。或昭多穆少。或昭少穆多。對偶偏枯。不合三昭三穆之制。若以異昭穆爲是。則如殷之兄弟四人相繼 陽甲 盤庚 小辛 小乙 勢必如孔疏高曾俱已從毀。且如朱子周九廟圖。孝王以叔居子列。弟處孫行。遂使夷王以穆而居昭。厲王以昭而居穆。亦不能守昭常爲昭。穆常爲穆之法。似二說皆不能無疑也。近時萬斯大則主兄弟宜同昭穆之說。至於叔繼兄子。

亦必進之先廟。謂其兄廟其廟制則兄弟同廟共室。亦三昭三穆而不得多。引考工記匠人所載世室明堂皆五室。知古人已有通其變者。以釋馬氏所謂對偶偏枯之疑。可謂辨矣。而顧復初春秋大事表。則力主兄弟宜異昭穆之說。吾郡金藥中先生。亦謂兄弟同昭穆者。此大夫士之禮。不得上通於天子諸侯。葢大夫以宗法辨親疎長幼。故兄弟不相爲後。天子諸侯盡臣諸父昆弟。故兄弟諸父繼統者。與子繼父同。宜分昭穆。先君爲昭嗣君爲穆若立四廟。則以孫繼者。祭可及無親之祖。如周平王崩太子洩早死不得立廟立其子林爲桓王是以孫繼祖之統以兄弟諸父繼者。祭或不逮

高曾之倫其諸父繼統者更不得取已毀之高祖復列廟祀也斯繼體之禮嚴且明乎臣子一例之義其以兄弟諸父繼者祭稱嗣王嗣侯廟號先王先君宋穆公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稱兄宣公曰先君而倫序之名亦正矣据此觀之則兄弟諸父繼統宜分昭穆之說為長耳

序昭穆

問

章句子孫亦以為序李安溪疑其於經傳無據謂此句專是序祖考之昭穆指廟制之東西與合食之南北耳其說然與又舊解序子孫之昭穆謂指同姓之無爵者於阼階下分為兩行西面北上以次序立其同姓有爵者則與異姓之爵

序立於西階下。葢據文王世子。言公族在外朝則以官。在宗廟則如外朝之位其說久矣。惟任翼聖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有爵者入異姓。不後之乎。東階之下無一有爵者。宗盟不太無色乎。禮重類族辨物。以同姓與異姓序尊卑。豈類族乎。故序昭穆中必兼序爵。敢問如何

答按祭統夫祭有昭穆。是故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鄭注昭穆咸在。同宗父子皆來。据此則本句不得專謂序祖宗之昭穆矣

任氏謂序昭穆亦兼序爵。葢援周禮墓人職。墓必以昭穆。有

爵者居前之例。於毎世昭穆中。亦另俾有爵者居前一行。蓋以世次異。則子不可先父。世次同。則弟不妨先兄也。亦似有理

又全謝山曰。序昭穆必先序宗法。如伯禽以周公之後稱大宗。蔡衛以下皆屬焉。諸國之子孫弗敢先也。又必序族屬之遠近。假如太王之昭再傳。其與文王之昭兄弟也。文王之昭再傳。其與成王之昭兄弟也。然而各有一族則各爲一例。近者先。遠者後。祭統所謂親疏之殺是也。按全氏說亦核

序爵序事

問　章句爵謂公侯卿大夫士。毛西河謂除開國遷都及新王即位五服不至則常饗與祭。不得有外諸侯。又章句事謂宗祝有司之職事。西河謂世子篇宗人授事以官。尊賢也。若宗祝有司但執官役。非助祭之人。安辨賢否。其說然與。又或謂序事仍是序爵。如周禮自太宰大宗伯以至鬯人鬱人之屬皆有職事一定者。其說如何

答　尚書周官六年五服一朝。其不巡狩之年。諸侯又以四時分方而至。豈竟無與祭者。則序爵固可兼外諸侯言也

按古祭祀最重宗祝。宗以相主人。祝以相尸。故特牲禮先獻

祝而後獻賓。先獻宗人而後獻兄弟。安得謂宗祝非助祭之人乎

按序事雖不外爵爲序。然其間亦有平日職事與臨時分派二項。皆當序之。蓋載在周官者雖有一定職事。若助祭侯伯。及澤宮校射之士。其職事必須臨時派撥。不得盡有一定也。故周禮太史。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羣執事讀禮而協事。祭之日。執書以次位常。辨事者考焉。此正所謂序而辨之也

旅酬　二句

問　章句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于其長。或謂必兼無算爵

言之又孔疏下爲上爲字讀平聲敢問何如

答此條若不兼無算爵則于下爲上逮賤之義不倫章句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于其長本係用鄭氏原注蓋旅酬以行神惠無算爵以交恩好先是主人獻賓又自酢而後酬賓賓奠此觶于饌當旅酬時賓有主人之酬觶則賓酬長兄弟不必賓弟子舉觶至長兄弟酬賓則必兄弟之弟子于先舉觶于其長而後兄弟以所奠之觶酬賓迨旅酬既畢將行無算爵則賓之弟子及兄弟之弟子同時各舉觶于其長然後賓取觶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觶酬賓之黨爵行無數乃爲兩

邀弟子皆下為上。故注約其文以見義。凡究心者皆知之
又按孔疏謂旅酬時。使卑者二人各舉觶于其長。卑下者先
飲。是下者為上。賤者在先故曰逮賤。此解為讀如字。又胡氏
應麟曰。獻酬之觶。起于主人。旅酬之觶。起于賤者以賤者行
主人之事。故謂之下為上。亦與孔說相仿。竊按旅酬儀節。詳
載于儀禮特牲饋食篇。則為讀如字似無疑也。蓋始而兄弟
之子舉觶于其長。繼而兩家弟子各舉觶于其長。皆與其長
共行賓主之禮。悉與前主人酬賓儀無異。故曰下為上。或疑
先王制禮。安有以卑為尊。抑知不然。蓋事尸之禮。猶曰以祖

考奉之若特牲嗣子長兄弟[illegible]一條。則主人拜祝拜酳拜受酢。如事嚴賓。此周稷若所謂為之子者何以安乎。可見禮有固然。故曰所以逮賤也。節錄特牲饋食經文于左

主人酬賓尊兩壺于阼階東。西方亦如之。主人洗觶酌于西方之尊。西階前北面酬賓。主人卒觶拜。賓答拜。主人洗觶酌奠觶。賓取觶拜。主人答拜。賓奠觶揖復位

兄弟弟子舉觶兄弟弟子洗酌于東方之尊。阼階前北面。舉觶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

賓黨主黨旅酬賓取觶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賓奠觶拜。長兄弟

答拜賓卒觶酌于其尊東面立長兄弟拜受觶賓北面答
拜揖復位長兄弟西階前北面衆賓長左受旅如初爵行日旅
長兄弟卒觶酌于其尊西面立受旅者拜受長兄弟答拜
揖復位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同偏如初儀又長兄弟酬
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辯卒受者實觶于篚
弟子各舉觶于其長賓弟子及兄弟弟子洗各酌于其尊中庭北面
西上舉觶于其長奠觶拜長皆答拜舉觶者卒觶拜長皆
答拜舉觶者洗各酌于其尊復初位長皆拜舉奠者皆奠
觶長皆執以興舉觶者皆復位答拜長皆奠觶于其所皆

揖其弟子。弟子皆復其位

燕毛

問 舊解俱謂此爲祭畢而燕。專指同姓。似可無疑。毛西河獨謂祭畢固無燕。此爲祭畢行賜爵禮。爲祭統十倫之第九倫。所謂長幼有序者。又任翼聖据世子記公與族人燕。則以異姓爲賓。及詩行葦疏。以爲同姓爲燕。亦必立異姓一人爲賓其說如何

答 按行葦詩。朱子謂祭畢而燕父兄耆老。尚可謂序說本不如此。然楚茨詩言諸父兄弟。備言燕私。鄭箋旣歸賓客之俎。

同姓則留與之燕。儀禮特牲饋食禮。徹庶饈于西序下。鄭注。爲將以燕飲此。此非祭畢而燕之明証乎。若祭統之賜爵。即周禮司士所云。凡祭祀及賜爵。呼昭穆而進之者。此旅酬中事。孔疏謂旅酬時。賜助祭者爵是也。毛氏以之當燕毛。誤矣。祭畢旣歸賓俎。則與時燕不同。似不當有異姓。然任氏云以異姓一人爲賓者。此賓乃取于姑姊妹之夫。禮所謂父之黨。非卿非外諸侯。又引湛露鄭箋。異姓至讓而止。同姓則成之。考据甚悉。亦可爲燕毛補義耳

郊

問鄭康成以祭于圜丘爲禘以祭上帝于南郊曰郊又以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王肅則謂南郊卽圜丘也是康成過信緯書而多立之名謂天有六而曲禮孔疏因之謂天神有六歲祭有九（冬至圜丘夏正郊天立春祭蒼帝靈威仰立夏祭赤帝赤熛怒季夏六月祭黃帝含樞紐立秋祭白帝白招拒立冬祭黑帝汁光紀又四月龍見而雩季秋大享明堂爲九）天神之名固覺支離但按大宗伯蒼璧禮天典瑞又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是玉不同宗伯牲幣各放其器之色則牲用蒼祭法又云燔柴于泰壇用騂犢是牲不同大司樂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于地上之圜丘奏之上文又云乃奏黃

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是樂不同故鄭以蒼璧蒼犢圜鍾之屬爲祭圜丘所用以四圭有邸騂犢奏黃鍾之屬爲祭五帝及郊天所用亦似有据敢問何如

答 鄭据緯書謂昊天上帝者北辰也五帝者太微宮五帝座也其注周禮昊天上帝又云即天皇大帝而于月令以共皇天上帝則又以皇天爲北辰耀魄寶以上帝爲太微五帝自相違異固不足信竊按郊祭非一有日至圜丘之郊有孟春祈穀之郊皆配以后稷有四時迎氣之郊迎春配以太皞迎夏配以炎帝中央配以黃帝迎秋配以少皞迎冬配以顓頊牲玉各隨其方之色有高禖求子之郊用太牢配以先媒亦太皞也

有龍見而雩之郊（配以炎帝）又季秋宗祀享上帝（此于明堂屋下不得言郊）他如天子將出而類于上帝。巡狩則柴于四嶽之上。特非常祀耳。至于大宗伯牲玉不同之故。先儒陸氏陳氏已有闡說。吾鄉汪君光暢其議。附後

汪雙池云。古人有瑞玉（以爲贄者）有享玉（以爲禮者）如桓信躬穀蒲。所執以朝聘也。又有瑑圭璋璧琮琥璜所將幣以享獻也薦於神亦然。大宗伯蒼璧禮天。黃琮禮地。及牲幣各放其器之色。此所以將幣爲禮者。猶享玉也。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此所執見爲贄者。猶瑞玉也。大司樂奏

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此蓋正祭時所歌舞以樂神者。猶鄉飲酒禮於獻酬皆畢之後乃以樂樂賓也。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冬日至於地上之圜丘奏之。此蓋未祭之先。作樂以感神者。所謂臭味未成滌蕩其聲也。康成据牲玉等不同而分屬祭圜丘與祭五帝及郊天所用。謬耳。竊按後儒有謂康成謂郊天之鼓必用麒麟皮今遍攷其書並無是語特附識

社

問　鄭康成謂地神亦有二。夏至日祭崑崙之神於方澤曰禘。夏正月。祭神州地祇於北郊曰郊。而社爲五土之神。稷爲原

隰之祇其祭配以勾龍后稷王肅則謂方澤卽北郊而以社稷之祭爲勾龍后稷皆人鬼非地祇與鄭全異按祭法王爲羣姓立社曰大社自爲立社曰王社疏謂大社在庫門內之右王社所在書傳無文崔靈恩謂王社在籍田後儒多以北郊方澤之祭卽大社朱子獨取胡五峯謂無北郊祇社便是祭地之說敢問如何

答王肅謂方澤卽北郊原無以北郊爲卽大社之說自宋王膴叔郊祀論云周官立國之神位左祖右社此王社社也澤中方丘此大社也書謂之冢土戴記謂之泰折禮謂之方丘卽

方澤也。一而已矣。其說始以方澤之祭爲即大社。後儒多沿之故萬充宗謂大社爲北郊方澤之社。與圜丘對者。夏至祭之。所以主率土之地祇也。王社爲庫門右之社。此與稷對者。所以祭畿內之土穀也。由是疏謂在庫門內之右爲大社者。今以爲王社矣。蓋天地惟天子得祭。若土穀之神皆當報故王社祭畿內。侯社祭一國。州社祭一州。里社祭一里也。若胡五峯所言祇有社無北郊。汪雙池言其謂無夏正寅月祭神州於北郊之禮耳。非謂夏至不祭地祇於北郊方澤也。此說得之

按社土神稷穀神五土皆統於社五土謂邱陵山林百穀原隰墳衍川澤也

統之於稷康成以稷爲原隰之神固非但其謂社以勾龍

配稷以后稷配此正以能治其事者功得配食耳王肅直

以爲社祭勾龍稷祭后稷則不及鄭說之精矣然以勾龍

后稷配者亦惟天子諸侯然也若夫州里之間則如韓子

所云鄉先生之賢者沒而祭於社是亦配食之列矣